

魂牵梦萦龙门川

■ 李占富

我的故乡在十堰市郧阳区城东40公里处，是鄂西北崇山峻岭中的一颗耀眼明珠，被外界誉为“郧阳粮仓”。它北高南低，东北边是大龙山、二龙山，西北边是石鸡山，有龙凤呈祥之意；两山向南延展形成川地，然后山口收紧，像两条巨龙对峙于川中的河流，势成“龙门”。据传，汉江大鲤溯流而上，在此欲跳跃龙门化身为龙。在山脉对峙的河中又隆起一座山，势为“二龙戏珠”。这里的山川河流、地理地貌、人文景观，都和“龙”有着密切联系，“龙门川”这个诗情画意的名字油然而生。我的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，我的童年、少年时光在这度过，它是我人生轨迹的起点。

（一）

龙门川的山，属秦岭支脉新开岭的山系。大龙山是龙门川东北部也是郧阳区东部、丹江口市西北部最高的山，海拔1083米。夏日里，大龙山巅只要起了乌云，龙门川很快就会下起白雨（短时强降雨）。在大集体年代，生产队长就沿着村落一路喊来：“大龙山起云了，赶快去抢场啊！”村民们就会迅速从自家直奔生产队稻场，抢收晾晒的粮食。二龙山紧靠大龙山，恰似一条戏水的巨龙，构筑起龙门川东边的屏障，山上自然景观颇多，美不胜收。石鸡山是龙门川西北部的制高点，海拔900多米，从龙门川看去，山呈一个梯形，好像被什么拦腰削去了，形成长长平平的一条线。我小时候看着这里觉得很神奇，总想上去一探究竟。龙门川西边沟沟壑壑的溪流均从此发源，南延下来的条条山梁像龙一样扎在龙门河里。大幅降低的海拔，勾勒出龙门川西望郧阳城的开阔视野。

龙门川河由北向南而又折90度向西流。这里两水交汇，三山对峙，史称龙门山，是龙门川的咽喉之地。临龙门川河一面的山上土地瘠薄，严重缺水，原有几个行政村，扶贫搬迁后，保留着名噪一时的石头房屋，引来众多观光者。龙门川是一个缺乏燃料的地方，当年麦秸、玉米秸秆都当柴烧，上山砍柴是我们日常的活动，这片山林也是村里人挖药材、摘酸枣、拉大米的主要活动区域。在龙门川任何地方放眼南望，真有“悠然见南山”的意境。龙门川知名的山还有虎头山、青龙山等，当然，还有许多没有名称的丘丘岭岭，都是龙门川无声无息的守护，为

万物生养积淀起厚土。

（二）

龙门川的大河就是龙门川河，也称龙门河，是汉江的一级支流，全长50多公里，流域300多平方公里，涉及郧阳区安阳镇、白桑关镇和丹江口市习家店镇。它从伏山林场三保寨北麓窑房寺发源，蜿蜒曲折穿梭于崇山峻岭，在安阳镇安阳口注入汉江。丹江口水库建成蓄水后，下游水平如镜，客轮直达龙门川。小时候，每天下午五点多，一声汽笛长长地鸣响，伴随着夕阳，客轮在河边停泊；早晨六点多，又一声长长的汽笛，客船往郧阳方向而去，汽笛声也成了我们起床上学的闹钟。

龙门川河上游有两条支流。第一条是洵沟河，从三保寨北麓发源后，自西向东北经秀峪沟、高原水库、白桑关镇，再向东南经柏营在洵沟河注入巨家河水库；第二条是大沟河，从大龙山北麓龙潭沟发源，自东向西经李家营、上塘河、老东沟，在杨河村梅家河与从白土娅发源自北向南的支流汇合后继续南流，注入巨家河水库。这两大支流流经白桑关镇大部分地区，滋养了白桑关镇和原高庙乡两个重要集镇。

龙门川河中游是巨家河，现为巨家河水库，它是一座中型水库，是郧阳区第三大水库，总库容1770万立方米，集灌溉、发电、养殖于一体。水库大坝在堰口，过去龙门川人为了灌溉，在此修堰引水。出了堰口，地势豁然开朗，自此以下就称龙门川河。

龙门川河一路向南，接纳小河、塘子沟、岔沟等涓涓细流，出龙门堂文昌阁，汇合从南沟出来的支流，折90度大转弯向西奔向汉江。南沟这条支流，发源于大龙山、二龙山东南部，过塘耳沟、寨子沟入丹江口市习家店镇，经左绞、六步桥、下绞、洞子院，自北向南入龙门堂南沟，再自东往西汇入龙门川河，这条河流域属春秋绞国故地，“城下之盟”的典故和成语便出自绞国历史。龙门川河西流五公里，过艾湾、四柏庙、青龙庙、杨湾、王家湾等，在安阳口注入汉江。安阳口自古是汉江水道均州城和郧阳府之间的最大集镇，舟楫连帆、商贸云集，繁华富庶，素有“小汉口”之称，1926年6月，郧县（今郧阳区）第一个中共党小组在此成立，开启了郧阳革命的历史。

秦楚门户起长虹

■ 杨洪霞

此前，我就从官方报道中得知，郧西站今年6月30日开通，首月到发旅客便突破十万人次，两个月累计近二十万人次，日均三千多人次，客流规模稳居十堰全市县级高铁站之首，在整个西十高铁沿线县级别站中也位居前列。我望着眼前摩肩接踵人流，心知这话半点不虚。这条路早已不只是郧西人的出行路，更是鄂陕交界上千万人的通勤线、民生线。

抬头看候车厅的电子显示屏，车次密密匝匝排满，北上进京，南抵长沙，西达西安，东到武汉，就连重庆、广州方向也有列车贯通。往十堰的区间车间隔不过十几分钟，去往长沙的长途车次每日也有数班停靠。曾几何时，从郧西县城到十堰要小半天，去西安要四五个钟头，去武汉更是要耗上一整天；要是去北京、长沙这样的远方，更是要辗转换乘，颠簸两三天。如今呢？十余分钟到十堰，五十分钟左右可达西安，两个钟头抵武汉，到长沙朝发午至。时空距离被骤然压缩，山里人的世界，一下就敞亮了。

检完票走上站台，两座站台、四条轨道在秋阳下向远方延伸，一头钻进秦岭的幽深隧道，一头铺向汉江的广袤平原。银白色的复兴号稳稳停在身旁，车身映着远山的轮廓，像一条蛰伏的钢铁巨龙，静候着又一次穿山越岭的启程。

上车坐定，列车缓缓启动，继而越跑越快。窗外的山梁、梯田、村落飞速向后退去，车厢里却稳得连杯中的水都不起涟漪。我靠在椅背上，万千思绪顺着铁轨铺展开来。

郧西这地方，守着鄂陕边界，被秦岭余脉裹了这一层又一层。千百年来，这里是秦楚争锋的边塞，是商旅绕行的险途，是交通版图的末梢。老辈人传下的民谣：“上山云里钻，下山走河边”，道尽了行路的艰难。山里的人要出去，得顺着羊肠小道翻山越岭。后来修了盘山公路，依旧弯弯曲绕，一趟走下来，骨头都要散架。山里的马头山羊、道地药材、生态茶叶，要运

（三）

龙门川的山山水水孕育了勤劳朴实、担当奉献的人民。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和传承农耕文化，造就“郧阳粮仓”的美誉。1970年前后，龙门川河沿线9个村1万多人搬离家园，远迁荆门京山市、咸宁嘉鱼县、黄冈团风县、仙桃市、襄阳市等地，从安阳口到龙门川，繁荣富庶的集镇、村镇和万亩良田也沉入水底。1973年前后，龙门堂村人从河边搬迁后靠到岔沟梁上，搬迁时，我家黑色的哈巴狗跟着我，它那时的眼神令我至今难忘。2009年，全村二次移民，大部分迁往团风县，只剩近200人并入郧阳区安阳镇小河村，现在的岔沟梁上草木葳蕤，过去炊烟袅袅的村落不复存在。

龙门川人杰地灵，新中国成立前后，从这里走出的名人志士数以千计。安阳口的杨献珍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、理论家、教育家，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，长期致力于党的干部马克思主义教育。艾湾的王省，是杰出的学生运动领袖、农民运动特派员、兵运工作先驱，27岁慷慨就义。梅家山的梅洁，是著名作家，创作的《山苍苍，水茫茫》《大江北去》《汉水大移民》是反映南北调中线工程大移民的优秀作品。

（四）

龙门川历史悠久，文化厚重，胜景繁多，《上荆南道志》《郧台志》《郧阳府志》《郧县志》均有记述。龙门川有小河黑家院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、李营夏商周二里头文化遗址、龙门堂遗址等。有凤阁耸立、龙门锁烟、宝峰珠泉、楚华古柏、凤岭岩翠、大龙笠云、古洞千佛和鸡冠晚霞等“龙门八景”，明清时期有贾洪昭、金光杰等留诗为赞。龙门川的胜景还有泰山庙、四柏庙、二龙山、仙女洞等，均广为流传。“龙门八景”中的凤阁耸立、宝峰珠泉、楚华古柏都是文昌阁的景观，可惜不复存在。文昌阁（又名魁星阁、宝峰寺）布局自然，占地奇特，雄居龙门川河中，始建时间不详，明成化五年重修，嘉靖四十五年再次修葺时增建楚华寺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楚华寺被改作学堂，延续多年。

文昌阁是龙门川的精神象征，传说它的建设有个故事：龙门川原本无山，忽一日从河中长出山头，郧县知县夜得一梦，龙门河底有一野猪拱地，每日三尺三往上长，

若不镇压，郧县气运受制，龙门川将不复存在。知县立即派员查看，果不其然，遂急召龙门河沿岸乡绅商议，建成文昌阁。文昌阁是三层的砖木结构阁楼，琉璃瓦顶，砖雕花脊，四檐八角蔚为壮观。阁内雕刻造型逼真，技艺精湛，可谓出神入化。该阁一、二、三层分别供奉“文昌爷”“魁星爷”“孔圣人”，是文章昌盛之地，文人墨客多聚于此。每年定时开文昌、魁星、孔圣三大节会，商贸、文人云集，热闹非凡。遗憾的是，文昌阁于上世纪60年代末被毁。文昌阁虽然已毁，但它一直活在龙门川人的记忆里，龙门堂的刘富荣、田德友用他们灵巧的双手制作出文昌阁的微缩模型。

（五）

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，安阳镇规划把杨献珍故居、王省故居和文昌阁复建筹起来，结合南水北调水源保护和产业发展实际，打造生态、文化、旅游、产业相辅相成的龙门川。

目前旅游产业初具规模，昔日粮仓之地，如今气象一新；陈营传承传统黄酒产业，将酒坊、古窖融入山水景观，复原蒸米、拌曲等古法工序，打造沉浸式黄酒文化村落；李营村积极探索“以鱼护水、以鱼净水、以鱼富民”的发展模式，采用陆基养鱼、冷水养鱼等先进技术，推进水产养殖机械化；在小河村建成湖北省首个以第三代智能农机为主的伏羲农场，生动呈现“天空地人机”一体化智慧农业新图景；在郧阳区与丹江口市交界的原龙门堂村，龙峰公司盘活移民后小河村、龙门堂村的闲置土地，发展油橄榄等生态农业和餐饮、休闲、酿酒等多元产业，实现“现代农业+大健康产业+农旅乡居+田园养老”融合发展；起步较早的汉江绿谷生态旅游区集生态、生产、宜居、教育、康乐于一体，推出赏花休闲、体验农家乐趣、举办娱乐活动的综合性游乐项目。

如今的龙门川，生态和美，风景如画，龙门河阔似江海，碧波千顷。一大批能人志士和当地人民在龙门河两岸续写新的传奇，建设更加美丽的龙门川。

“少年有幸住龙门，久感献珍故里风。稻菽连村十里廊，黄酒待客大碗斟。文昌阁里教学子，四柏庙中悟道深。三斗三升官运旺，九曲千湾水流清。金门洞下黄金地，楚华寺前古树青。宝地一方人辈出，天涯赤子报乡情。”这首诗写出了龙门川游子对家乡的深情和自豪。

这片深山。“百盟千团万人游郧西”活动顺势启动，研学游、康养游、亲子度假游线路次第铺开。县委、县政府的决策很对：要把“过道效应”变成“通道经济”，再变成“目的地经济”，让客人快进来、慢下来、留下来。以红色底蕴、绿色生态、古色文化、蓝色科创“四色资源”为基底的多元发展格局，正借着高铁东风徐徐铺展。

就连人才，也顺着高铁来了。高校的专家来了，青年学子来了，在全国高铁网的版图上，郧西不再是偏远的山城，而是干事创业的热土。

列车驶出长长的隧道，阳光瞬间灌满车厢，亮得晃眼。我忽然想起站房那“大雁展翅”的造型。是啊，郧西就像一只被群山困了太久的大雁，如今终于借着这钢铁的翅膀，展开了积蓄千年的羽翼。

从前我总以为，山是山区的宿命，路只能顺着山的走势蜿蜒。可郧西站的存在告诉我，人可以把路修进大山深处，可以把山变成路的一部分。真正的出路，从来不是等出来的，是一锤一凿凿出来的，是一公里一公里铺出来的。从羊肠道到盘山公路，从高速公路到高速铁路，每一代郧西人，都在奋力往山外走，都在拼命把路往山里修。

这座矗立在秦楚交界的高铁站，不只是一个乘车的去处。它是一座丰碑，刻着一个山区县突围的决心；它是一个支点，撬动着一方土地的振兴；它是一条纽带，牵连着秦楚两地、南北四方的烟火与生机。它承载着南来北往的旅客，更承载着一代人的期盼、一个时代的脚印。

车到武汉站的时候，我看了看表，两小时左右。

走出车厢，我回头望了望那列银白色的列车。它短暂停留后，又将载着另一批旅客，开往秦岭深处的郧西，或是一路向南去往长沙，一路向北驶向北京。

风从站台吹过来，我仿佛闻到了家乡山野的清冽气息。

我知道，从这一天起，郧西的山，不再是阻隔；郧西的路，通向更远的远方。

文脉武当 水源十堰

■ 万义早

一方秦巴叠翠，一水丹江含章。山河落笔鄂西北，武当撑起立世的文脉，汉水流淌润世的担当。

十堰的大地，是一本摊开的长卷，藏远古秘史，载千岁诗道，浸红色热血，铸工业脊梁，一山一水，皆是岁月沉淀的气象。云雾绕武当，古观纳清风。千山静谧之间，《道德经》的哲思缓缓流淌，道法自然的通透，浸润群山草木、晨昏烟火。武当真韵藏于峰峦，隐于云海，千年以来，以柔蓄势，以静养心，让这座仙山，成为华夏风骨里最从容、最悠远的东方留白。

一江汉水，润泽南北山河。丹江口大坝扼守烟波，锁住万顷澄蓝，浩荡清流穿峡而出，奔赴千里京华。这一库碧水，是南水北调的家国深情，是无数库区人割舍故土、辗转迁徙的成全。远山静默，故园渐远，每一缕荡漾的清波里，都藏着十堰人刚过门楣、舍小家济万家的赤诚。这片土地，封存着岁月最古老的答案。郧县人化石沉于岩层，镌刻百万年人类烟火；群山旷野之间，龙蛋共生静静蛰伏，留存远古山河的生命秘语。女娲补天的传说在此生根，竹山绿松石凝山川灵气、泽天地清辉，温润一枚古玉，续接千古风雅。

秦风楚韵漫过郧阳古城，《诗经》遗风浸润市井山河。古府旧巷藏千年烟火，陈年老酒酿人间温情。古时迁客沿水路而至，于群山深处寄身岁月，将放逐的孤怀化入溪谷松风，静静读懂秦巴山水独有的清幽与安然。青山埋忠骨，星火照深山。红军军的足迹曾踏遍这片密林热土，山野有风，仍传当年赤诚。

一盏马灯摇曳夜色，映过崎岖行军征途，微光刺破深山幽暗，照亮来路与远方。一代代山城建设者扎根沟壑群山，秉持着锲而不舍、务实笃行的坚韧品格，于荒芜深处拓荒，于僻壤之间兴业，以倔强风骨，撑起山城岁岁新生。当第一簇烽火点亮寂静深夜，深山不负耕耘，沟壑终起宏图。曾经闭塞荒寂的秦巴山谷，燃起工业星火，龙门架起落之间，第一辆东风卡车驶出群山，车轮滚滚，载着山城的梦想奔赴四方。沉寂山野，一跃挺起民族工业的脊梁，山河更迭，岁月焕新，奋进的底色，始终滚烫如初。天河藏七夕浪漫，青山隐桃源清幽，山水有诗，烟火有暖，刚柔尽在一城之间。云起武当，水润十堰，一山承千年文脉，一水济万里家国。所有远古的溯源、千年的风雅、红色的热血、当代的奋进，都沉淀成秦巴大地最动人的模样。一缕武当云，一捧汉江水，足矣，安放山河岁月，续写盛世绵长。

桂花从不赶热闹

■ 张丽华

一场秋雨下下来，桂花开始落了。早晨路过小区那棵桂花树，看见树下铺了薄薄一层金黄。风一吹，又有几粒花飘下来，落在昨夜的落叶上。

我是半个月前被一阵香撞了满怀才发觉它开了。那天傍晚，我下楼取快递，刚出单元门，风里裹着一股甜丝丝的味儿。仰头找了半天，才在单元门右侧那棵不起眼的树上，看见满枝细碎的金黄。

我住这个小区五年了，年年秋天闻到桂花香，却总也想不起来它什么时候开。它不像桃花，开得张扬，粉艳艳一片；也不像荷花，亭亭玉立，等着人去看。桂花开时，就藏在叶子底下，黄豆粒那么大。

想起小时候，我家隔壁住着一位艾婆婆。她家院子里也有一棵桂花树。每年桂花一开，艾婆婆就搬个小竹凳坐在树下，眯着眼闻。我放学路过，她总喊我：“丫头，来，帮婆婆摇树。”我扔了书包，抱着树干使劲晃，花哗啦啦落下来，落了她一身。她也不恼，笑着拍衣襟：“够了够了，再摇明年不开了。”第二天早上，我家准会多一碗桂花糖藕。我妈过意不去，隔天包饺子送过去。艾婆婆乐呵呵地说：“你吃我的藕，我吃你的饺子，远亲不如近邻啊。”

后来，艾婆婆搬去跟儿子住，老房子拆了，桂花树也不知移去了哪里。只是每年秋天，闻到桂花香，我总想起她坐在树下的样子，想起那碗甜到心底的桂花糖藕。

今年桂花又开了。周末早晨，我特意绕到那棵树下站了一会儿。有个老太太经过，见我仰着头看，笑着说：“香吧？我家就在二楼，前些日子窗户都不敢开太久，香得够人。”我笑了，点点头。

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桂花就是有这样的本事：它让陌生人之间有了话说，让平常的日子有了点甜。哪怕花落了，那点甜还留在人心里。

桂花从不赶热闹。春天百花争艳，它不凑；夏天荷花满塘，它不抢。它就等啊等，等到天凉了，等到有人开始想家了，才不紧不慢地开出来，开在你下班的路上，开在你失眠的夜里，开在你忽然想起某个故人的黄昏。开够了，香够了，风一吹，便簌簌地落了，像完成了一桩心事。

然后你会明白，有些香，不是用鼻子闻的，是用心来记的。就像有些人，不在身边，却一直都在。

